



20世纪上半期 中国文学的 现代意识

张新颖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T206.6
Z298

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20 世纪上半期

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张新颖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12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1606-0

I .2… II .张… III .现代文学-文学理论-文学
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1610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学术委员会：

季羨林
(主任)

李学勤

李慎之

苏国勋

厉以宁

陈 来

刘世德

赵一凡
(常务)

王 蒙

责任编辑：许医农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科学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新进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张新颖 1967年生于山东招远。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主要论著有《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歧路荒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迷失者的行踪》（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文学的现代记忆》（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1）等；译作《丛林之书》（海南出版社，1997）、《人之子——耶稣》（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另编有《储安平文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中国新诗：1916—200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第七辑

正义的两面 慈继伟著

无调式的辩证想象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
的文本学解读

张一兵著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从“讨个说法”到
“摆平理顺”

应 星著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
现代意识

张新颖著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荣新江著

中国清真女寺史 水镜君 玛利亚·雅绍克著

法国戏剧百年（1880—1980） 宫宝荣著

目 录

导 论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基本状况	1
第 一 章	中国现代意识的发生与原有文化资源的 发掘和重造	31
	——章太炎的极端性思想实验	
第 二 章	现代意识与个体性承担	52
	——王国维寻求“慰藉”的精神简历	
第 三 章	主体的确立、主体位置的降落和主体内部 的分裂	69
	——鲁迅现代思想意识的心灵线索	
第 四 章	中国新诗对于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	94
	——从 20 年代到抗战前夕	

第五章 都市的感官和现代意识的“病之花”	121
——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前半期 上海的都市文学	
第六章 日常生活的“不对”和“乱世”文明的毁坏	152
——张爱玲创作中的现代“恐怖”和“虚无”	
第七章 没有凭借的现代搏斗经验	172
——与胡风理论紧密关联的路翎创作	
第八章 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	194
——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	
第九章 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	225
——沈从文的40年代	
 附 录	
论台湾《文学杂志》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	249
 主要参考书(篇)目	280
主要人名索引	284
后 记	291
 出版后记	295

Contents

- Introduction** **Basic situations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 Chapter I** **Emergence of Chinese modern consciousness and expl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original cultural resources**
Zhang Taiyan's radical experiments in ideas
- Chapter II** **Modern consciousness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 brief history of Wang Guowei's search for comfort
- Chapter III**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 descent of subject's position, and its internal split**
Clues to Lu Xun's modern consciousness
- Chapter IV** **Chinese New Poetry's modern anxiety of its own problems**
From the 20's to the eve of Sino-Japanese War
- Chapter V** **Urban sensory organ and "Les Fleurs du mal"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Urban literary writings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s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30's

Chapter VI "Abnormality" in ordinary life and de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s in "troubled times"

Modern "horror" and "nothingness" in Zhang Ailing's works

Chapter VII Modern Experience of Struggle without Support

Lu Ling's writings which has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Hu Feng's theory

Chapter VIII Space in college, social reality, and inside and outside of ego

Modernist poetic writings at Xinan United University

Chapter IX From "abstract Expression of emotion" to "crazy talks"

Shen Congwen in the 40's

Appendix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by "literature Journal" in Taiwan

Major Reference Books

Index of major Names

Postscript

导论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 现代意识的基本状况

虽然我愿意尽可能朴素地指称我要讨论的重点和中心，但“现代意识”这个词组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纷繁的、包含着诸多差异性的联想和观念，这不仅因为“意识”的不确定性，更因为对这个难以把握的词进行限定的“现代”，本身就是一个众说纷纭、具有多向度阐释可能性的概念。很显然，“现代意识”不可能是朴素的。可是，我们不能还没有起步就陷在语言的泥淖里挣扎不已，如果没有非凡的能力，那结果恐怕就是徒劳的，更糟糕的是，越挣扎陷得越深，最终没顶了。我这样说好像是一上来就为自己避难就易的企图开脱，其实确是不得不然的。事实上，在实际的讨论展开之前，不可能预先设定和规范讨论对象的复杂

性，在达到目标之前，我们也不可能预知我们达到的境地的全部情形，甚至，我们并不能确知我们最终会走到哪里。

这却并不是说将要展开的讨论是毫无指向性的、完全放任的盲动，“现代意识”尽管歧义丛生，仍然能够划出一个丛生的大致范围；而且，在我个人的论述中，它主要指的是以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和文艺创作为核心的思想和文学意识。这样一来，就基本上可以表明，它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以及与之相应的追求现代性的心理模式和思想文化表述的质疑、反省和批判，它是时代进程中的不和谐音和无组织的捣乱行为（那些能量足够大的捣乱者的破坏性甚至是致命的，会摇动某种文明的基础），这些令人扫兴的声音和举动，往往来自于从历史大趋势中脱离出来固执地走上岔路和迷途的不合时宜的少数和孤独的个人。可是，在强调对立和反抗性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现代意识和现代化的过程、现代性的追求是相生相伴的，譬如说，它是在进步的过程中发现和揭示进步的异化、反叛和挑战世俗生活进展的信仰的。提及这样的事实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意识的历史意义：它是在动态的展开过程中维持着一种紧张性的历史平衡。这样的事实还提醒我们注意更多的复杂性：“现代或现代派艺术的最为有趣的事是它奇怪地与现代世界交往的方法，接受和溺爱它的许多方面，同时又压制、批评和企图破坏其他的方面。”也就是说，如果完全无视或抹杀前者、单独以后者为全部特征，显然是有违实际情形的。另一方面，也不能以所谓的复

杂性来掩盖构成意义的主导特征，这也正是我个人的论述中所认同的现代意识以及与此相应的现代文学艺术，“它是一种批判性的艺术，常常显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艺术，在思想上不希望为时代或任何既得利益服务，同时，对许多政界人士所拥护的未来的乌托邦一点也不欣赏。艺术可能表明时代的思想，不论是哲学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它可能提出或制定时代的某些政治主张。但是它的政治活动基本是文化的政治活动，为了它自己艰难的目标描绘出它自己艰难的道路。确实，许多现代艺术中最好的作品已经最终作了坚定的选择——反对历史进程为我们决定一切的要求；它们通过历史的重大变形改变了我们在历史中的地位；并让我们接近威·勃·叶芝所谓的‘永恒的技艺’。”^[1]

不言而喻，上述的观念是基于欧美的文化和文学的历史情形而建构出来的，但是我要描述和讨论的是中国文学的问题。对此需要表明的是，这其中的一系列问题，并不能等同于西方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不可含混为中国文学中的西方现代意识。在这两种通常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中，前者探讨的重点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单向的出口——进口的文化和文学贸易关系；而后者，正像它本身已经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探讨的是中国文学中的西方问题。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两者还往往混为一谈，纠缠

[1]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现代化与现代意识》，《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第18至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永恒的技艺”出自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名诗《驶向拜占廷》的第三节：“……
请求你把我收进/那永恒不朽的技艺。”

不清。我这样说并非否认这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相反,我自己也正可能要从这里开始,并且还要充分吸收和利用这种研究的成果,来描述和讨论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关注的重点不在于双边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关注重心的转变内涵了基本立场的转变:在未必自觉的西方中心论的作用之下,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问题往往变成了西方思想、意识乃至文学技巧在中国文学中的投影,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被挤压掉了因而它自身就被当成了一面扁平的、只具有映照功能的镜子,特别是关于现代意识的探讨,这种倾向尤为突出;而我想讨论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的现代意识。所以,如果不嫌重复,我论述的问题其实可以笨拙地标示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中国现代意识。

我好像为了克服自己不愿意认同的倾向而过分强调了一种西方与中国的对立,如果会引起这样的误解,那么我就得赶紧说明,我之所以在“现代意识”前冠以“中国”一词,是凸现身处中国自身的历史情境之中的中国主体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反应,而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所谓中国自身的问题、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都已经不可能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内部的问题,而必须在世界格局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因此,中国现代意识并不是一个和西方现代意识相隔绝、相对立的概念,它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同时它更是从自身处境中生成、并对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成重要意义。简单一点说,屡屡出现的“自身”这个词,其实是坚持和凸现中国主体性的存在。拒绝接受外来事物和思

想固然可怕,因为这会遏制主体继续生长、变化的可能性;可是在外来新奇的事物和思想中丧失主体性也同样可怕,因为在外力之中消亡和由于自身活力枯竭而消亡同样是消亡。接受和产生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代意识,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主体;而且我们知道,统称的西方现代意识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其实也是多个国家和地区、多种民族和语言的意识主体和文学主体的组合,既没有统一的西方,也没有抹平了差异性的西方现代主义,从地理分布上讲,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彼得堡、芝加哥和纽约、巴黎、伦敦,各有各的现代意识和现代主义^[1],它们的相通并不遮掩它们的差异,更不取消它们各自的意义。

清末译介西方近代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重要思想家严复,晚年曾在一封信中评论新知识分子,说:“晚近中国士大夫,其于旧学,除以为门面语外,本无心得,本国伦理政治之根源盛大处,彼亦无真知,故其对于新说也,不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何则?以其中本无所主故也,……此辈人数虽众,大都富于消极之道德,乏于积极之勇气……”^[2]从这段话中,我们应该能够读出,严复着眼的根本处,不在于从旧学还是新说中选择其一,而是中国近代主体的生成、发展和确立。这一线索贯穿了严复思想的始终,从他早年对斯宾塞、赫胥黎、穆勒、甄克思的

[1] 可参看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James Mcfarlane)合编的《现代主义》,上编第三部分是关于“现代主义的地理分布”的论述,中译本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6 月出第 1 版。

[2] 《严几道晚年思想(严几道与熊纯如手札)》第 113 页,台北崇文书局 1974 年版。

译介，一直延续到晚年所谓的“背离西方退回传统”（如果充分注意到严复思想一脉相承的线索，就能够看出这一通常的概括显然是表面化的、不确切的^[1]）。如果没有这样的主体性建设，无论是旧学还是新说，都无助于应对自身的处境并产生真实的意义。

中国现代意识的发生，其题中应有之义就包括了对近代思想的反省和批判。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现代意识的先觉者，在倡言现代意识的初始就突出强调了现代主体的位置极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其大致的思路 and 关注重心，几近如上述严复所言。像章太炎这样的与严复差异甚大的思想家，在对流行的近代新说进行言辞激烈的批判的时候，他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些新说是否深刻地切入了信奉者的内心和中国的历史现实处境，而他进行批判的依据和资源则力图从本国思想文化之“根源盛大处”求得，以期创造出一个“依自不依他”的中国传统和中国主体。受过严复译介思想强烈影响、同时又是章太炎的学生的青年鲁迅，更是把他老师的前提置于思想的中心，在他看来，对近代思想引发的“逢迎变化之随波”的批判比对近代思想本身的批判更为紧要，他甚

[1] 萧公权曾这样概括严复的思想及其变化：“严复深受 19 世纪英国达尔文、斯宾塞尔及赫胥黎诸学者之影响，故其维新言论每以《天演论》为根据。严氏深信人类求存不可不适境自变，而一切改变又当循序渐进，不容骤等。此二者乃其学说之基本，殆始终未尝动摇。方清季闭塞之时，顽固者株守故常，惮于改辙。严氏乃大明变革之义以矫之，其议论遂偏于激进。及民国以后，风气大开，浮嚣之士或欲尽弃旧日文教。严氏持守旧之说以矫之。严氏主张虽先后不同，吾人未可遽断为自相违迕也。”《中国政治思想史》（三）第 754—755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第 1 版。